

「記記者者」

「記記者者」，並非可可愛愛、奇奇怪怪之類的嘜詞。確切地說，應該是「記『記者』者」。何解呢？

《圍城》裏，「哲學家」褚慎明有一番據說是他得自英國哲學家羅素親傳的理論：「現在許多號稱哲學家的人，並非真研究哲學，只研究些哲學上的人物文獻。嚴格講起來，他們不該叫哲學家philosophers，該叫『哲學家學家』philophilosophers。」褚慎明是個道貌岸然、沽名釣譽之徒，但「哲學家學家」的概念，卻頗能發人深思。

當今時代，相較於褚慎明、方鴻漸們的時代，教授的數量可謂千萬倍的暴增，而各領域諸如「哲學家學家」同樣如此。這些人沒有坐冷板凳進行原創研究的興趣和耐心，而是慣於拾人牙慧，炒冷飯，對前人的研究成果東拼西湊，投機取巧，博取名利，造就了形形色色的「×學家學家」。就像歷史領域，大量的都是堆砌史料，而缺乏史觀。

至於新聞傳媒行當，也發生巨變。記者的天職，就是要第一時間趕赴新聞一線，將現場的故事記錄、描述、傳達給廣大受眾，並且要核實、保障真實性，而不能靠道聽途說。

如今，傳媒技術越來越發達，介質平台越來越多，速度越來越快。然而，記者行業也產生了某些異變。固然仍有不少秉持職業操守的「無冕之王」，依舊奔走現場及去現場的路上。但也有人，每當新聞時間發生，不去現場，而慣於安坐辦公室，將其他記者的成果，東一筆，西一刀，混剪塗改，再取一個聳人聽聞的題目，輕輕鬆鬆大賺流量。

嚴格來說，這已經不是記者，而是「記『記者』者」——他們只是在記述其他記者，而非記述事實本身。就像「哲學家學家」，不是研究哲學，只是研究其他哲學家。



瓜園蓬山

gardener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製造微笑

請笑一笑！這是拍照最常用的語言。自然地微笑，是拍照達人的必備技能，手機攝影普及後，隨時隨地可以拍，也就隨時隨地需要笑。不會微笑之人，獨照不討喜，合影惹人嫌，幾無立錐之地。不過，不用太擔心。人類的一切問題，不論是內生的還是外來的，科技總有解決之道。「鏡頭恐懼症」患者也是如此，不管你是內心苦悶不願笑，或是肌肉僵硬笑不了，還是天賦異稟笑不如哭，現在AI都能「手到笑來」了。

國外有個藝術家，晒出一組照片，

主角是不同時期和地點的人們，有頭插鳥羽的土著，也有戴着鋼盔的士兵，共同的特點是笑容可掬，個個都是人逢喜事精神爽的樣子。他們的笑容看起來十分真誠，毫不做作，但其實，所有的微笑都是製造出來的。據介紹，只要你提供一張合照，即便照片裏的人全是苦瓜臉，AI也能讓大家生動地笑起來。

笑容和淚水，如日與夜、黑和白，判然兩分，但在AI那裏都是表情之一種，並無區別。AI既然能製造微笑，痛苦、悲傷、鬱悶、糾結等各種表情，必

然都是不在話下的。但所有這一切，只是面部表現，並無內在情緒的支撐，換言之，AI製造出來的只有「表」而沒有「情」。

相信很快手機相機中就會有——沒準兒已經有了，恕我孤陋寡聞——「一鍵微笑」的設置了，就算你擺出天下最爛的臭臉，也能還你人間最燦爛的笑容，對於克服鏡頭恐懼來說這或許是件好事。

當然，就和其他AI技術乃至一切技術一樣，背後還是藏着隱憂。比如，面對鏡頭時，我們如何捍衛情緒的自主表

達權。或許有人說，AI並沒有限制表達，只是改變了對表達的紀錄，但是，當我們需要以紀錄為目的而表達時，一旦紀錄不再真實客觀，表達也就失去了意義。而一旦虛假的紀錄氾濫，反過來又會限制真實的表達。因此，製造微笑，需笑得其所、笑當其時。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青年推動白話文章

明天就是中國青年的節日「五四青年節」。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推動中國青年登上歷史舞台，在轟轟烈烈的愛國運動之外，青年對於傳統文化習慣轉變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像中文報紙廣泛使用標點符號、用白話做文章等「新風氣」，都是青年之功。

據胡適撰寫的《大公報》第一篇「星期論文」《報紙文字應該完全用白話文》裏記述，《申報》《新聞報》《時務報》等較早流行的報紙、雜誌，因為定位「都是給讀書人看的」，起初都不點句空格，不用標點符號，比較艱

澀難懂。而社會上的青少年作家得風氣之先，相對願意加上句讀，樂意用白話寫文章。在報紙的副刊盛行之後，各報都找青少年作家來辦副刊，由此標點符號最早「侵入」了各報的副刊裏。

胡適上刊登在一九三四年一月七日的《大公報》。作為《大公報》的經常供稿人，胡適還以《大公報》一月四日的版面作統計，在當日的十四個版之中，文言合計四版、白話合計二版半、廣告合計七版、圖畫佔半版，雖然廣告、圖畫之外白話「只佔」百分之三十八，然而這樣的比例已經很使胡適感到

樂觀，從一九一八年《新青年》雜誌開始用新式句讀符號，「十六年的工夫，能使日報的文字變到百分之四十的白話化，這不能不算是很大的進步了。」

報紙的文字越易懂，銷路自然越好，影響也自然越大。如果沒有最早的一批副刊青年編輯推動使用標點符號、用白話做文章，如胡適所言，各報或仍充溢大量文言記載，「天寒」必用「朔風刺骨」，「住」必用「下榻」，「問」必用「詢」，「使」必用「俾」，文字陳腐拖沓。

值得關注的是，一九三四年，時年

三十二歲的作家沈從文正好在《大公報》編輯副刊，次年，二十五歲的蕭乾從燕京大學畢業後接手沈從文編輯《大公報》副刊。正如沈從文熱情扶持何其芳、蕭乾一樣，青年編輯蕭乾在《大公報》也盡其所能發現和扶持了嚴文井、劉白羽等一批年輕作家。



樸散為器 馮愛枝

逢周三見報

《繁花》(第一季)

改編自金宇澄同名小說的內地舞台劇《繁花》(第一季)，二〇一八年在上海首演以來，好評如潮。幾經巡演，終於在上周登陸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到底該聽以滬語為表演語言的話劇，如何風靡現代劇場觀眾？我抱着獵奇的心態探個究竟。

《繁》劇根據原著的結構，以上海為故事場景，時空以上世紀六十至七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交錯並置。小說人物亦見齊全，阿寶、滬生和小毛三位男生為六十年代童年好友；前二者於九十年代

同在社會打拼，小毛已與他們絕交。從舞台具體呈現的情節，幾位女主角包括姝華、銀鳳、汪小姐和李李，以及沒有出場露面的蓓蒂，更加反映了早年女性受欺壓的待遇。

《繁》劇以簡約布置突顯演員為表演手段。舞台中央演區的旋轉大圓盤，既可令角色以不同角度和姿態演戲，同時寓意兜兜轉轉、尋尋覓覓的人生旅程。舞台上方便有高台和梯級，背幕用作錄像投影，以交代時代變化，亦反映角色內心感受。導演馬俊豐差不多用盡所

有演區，每個角落都能讓角色演戲。全劇分作上下半場，所有場景轉換一氣呵成，三小時演出節奏明快。

如此舞台展演手法，在以往香港的原創劇中並不罕見。然而，《繁》劇仍能令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首先，全劇以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動盪環境與九十年代經濟起飛互相對照，劇作家並沒有刻意掩藏大時代小人物的心靈創傷，好讓觀眾更加珍惜眼前人。全劇沒有濫用現代劇場科技，更集中處理角色的思潮。幾位女主角的獨白，例如李李被迷醉

施暴，銀鳳對小毛情挑引誘，都能清晰展示角色心理狀態。全劇終結在姝華給予滬生的信件，與原著小說互相呼應：「人和人，無法相通，人間的佳惡情態，已經不值一笑，人生是一次荒涼的旅行。」所有角色最終繼續在大圓盤兜轉，令觀眾期待「第二季」再續前緣。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農民婚禮》

剛過五一勞動節，疫情過後的首個內地小長假，所有景點都是人滿為患。當然，對於熬了三年的我們來說，回歸正常生活無異於迎來了「新紀元」。本周推薦一張捷克作曲家安東寧·德沃夏克著名的《第九「新世界」交響曲》。專輯出自DECCA唱片公司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灌錄的一套由匈牙利指揮大師伊斯特萬·克爾特斯執棒於倫敦交響樂團演繹的作曲家全套九部交響曲的經典錄音。本套唱片均選擇了十六世紀佛蘭德斯繪畫巨匠老彼得·勃魯蓋爾的風俗畫名作為封面，「新世界」則很應勞動節的景：著名的《農民婚禮》局部。

畫作以一個清晰的對角線構圖呈現了佛蘭德斯春天在鄉間穀倉內的農民婚禮慶典。從近景的兩個人物端着餐架來看，婚宴的飲食幾乎由簡單的麵包、粥和湯組成；但現場熱烈歡愉的場面似乎並沒人關心飲食是否奢侈，而更在乎純樸的快樂。在中景的左側，兩位風笛手正在為婚禮伴奏，和他們相對的牆上掛着一塊綠布，新娘端坐布前，臉上並未流露出喜悅的神情。相比較左上角人們還在不斷從門口湧進屋內的擁擠，前景空間倒顯得頗為寬敞，左側一個男子正在倒酒，畫面最下方一個孩童坐在地上正在偷吃。除了新娘、演奏家和服務

人員，幾乎所有村民都在專注於吃喝，此細節也蘊含着鄉村婚禮慶典已墮落為暴飲暴食和自我放縱的道德隱喻。據藝術史學家卡爾·凡·曼德爾記載，老勃魯蓋爾經常從城裏專門跑到城外的鄉村集市或混進農民的婚禮中去記錄他們真實的生活情境，並將所見以略帶諷刺的藝術語言融入他的風景畫和風俗畫當中。由於長年聚焦農民日常勞作與生活，被譽為「農夫勃魯蓋爾」的他也讓農民題材成為西方美術史中的重要創作題材。

「碟中畫」《第九「新世界」交響曲》／《農民婚禮》



藝加之言 王加

微信公眾號：Jia_artscolumn
逢周三見報

在我心裏，初夏的誘惑是從青梅開始的。一顆青翠的小果子，給它點時間，就能變成另一種容光煥發的樣子，釋放出專屬於這一味的氛圍感，讓平時愛它、忽略它的人都睜大眼睛，不自覺開始靠近。這時候的青梅，再也不是「竹馬」的搭配，而是封存住快樂的滋味，在一個本不應該有非分之想的季節裏，風情萬種。

起初以為，青梅是固定要被釀成酒的，一定要在收穫之後，趁着好年華，來一場放肆狂歡。圓潤的果實蒙着一層細茸，就像剛出生的小動物那般柔軟，吃都捨不得吃了，怎麼還會釀酒？可匠人們說，能被選中做酒的梅，可比吃下去的嚴苛多了，哪怕有一點腐爛、瑕疵、斑痕都要扔掉，否則就會影響酒香。那麼一大罐，也前功盡棄了。也許一個不留神，白壁微瑕的梅子溜進了你的肚，但它絕不可能被封進酒裏。怪不得咕咕咕全喝掉，這緩緩氤氳的飄飄然，才是夏天專屬的意境。

再後來猛然驚覺，其實青梅的味道我們從小就嘗過了，川菜館火鍋店裏的酸梅湯，不就是它最開始略施粉黛的樣子麼。當然，小時候因為條件有限，很多酸梅汁是用人工調和的，膚淺的香精味成了不少人的童年陰影。現在很多店舖已經自釀酸梅湯，食材原味和店家心意的cp注定無敵，沒有投機取巧，都靠自身努力達成。把青梅熏製成烏梅，頭上罩了一層薄紗，口感竟然更加明亮。安穩的果酸味雖然生猛，卻不會有絲毫刺激，只是讓原本收縮倦怠的味覺瞬間清醒，越往後越清甜，哪怕沒吃到肉內，也能最大限度陷進這股流暢當中。尾調回甘之餘，還有微風飄盪，就好像在聽古琴奏響，也只有長江三峽兩岸的風光，才配得上。



食色判答

逢周二、三、四見報

我騙了騙子900元(四)

此時「工作群組」人數已經超過了六百人，雖然有大量的機器人，但相信也有為數不少被騙進來的真人受害者。讓我在做任務之前，先離開大群，顯然是為了防止我在發覺自己被騙之後，在大群裏面詢問、叫嚷，引起其他人的警覺。所以我趕緊將大群中的圖片保存、對話截圖。在我忙碌的過程中，另外兩個「學員」開始「表演」起來，一個說「我充了一萬五千二百！」另一個說「好厲害，我只充了一千五百！」我說：「不好意思，我好窮，只充了八百！」

大師強調，這是一次由四個連續任務組成的特殊任務，必須一步一步根據他的指示來完成，如果中斷的話，會造成無法提現。第一個任務，和之前的充值任務類似，在假網站上，我賬戶內的餘額很快從八百變成了一千一百二十。但是，記得連續任務還沒有完成，無法提現。很快，第二個連續任務來了——再次「充值」，可選充一千五百拿二千或充二千五百拿四千。我還沒來得及說話，此前的大款同學就開始抱怨「怎麼只

能充這麼一點呀！」另一個打配合說「我第一次，選一千五百試試。」我說：「我沒錢充值，能不能拿回之前的餘額呀？」可想而知的，被拒絕了。在最初的接待員、大師分別找我確定我不會再充值之後，我就被移除了所有群組。好在我有截圖……

在整個過程中，騙子除了用高額的回報率來引誘我「投資」外，還用了各種不同的方法試圖來消除我的戒心，比如用多次、小額的成功來打消疑慮，用機器人／同夥賬戶的話語來扮演曾經成功賺錢的人分享經驗等等。雖然最高峰時，我從騙子那裏賺了近一千塊，但為了看到「圖窮」之後的「匕首」，又花了八百，只剩下一百多。但總覺得如同看了一場大戲，還是挺值得的。

還是那句老話，騙徒手法層出不窮，切忌貪小便宜吃大虧。(全文完)



大川集 利貞

逢周一、三見報

體驗

疫情後的第一個黃金周，海港城的奢侈品店，又開始排起了長隊，西裝筆挺的店員彬彬有禮地在門口寒暄，用微笑安撫遊客，令急於消費的焦躁平靜有序。

很多年前來港自由行，第一次看見奢侈品店外的長龍，以為店內擁擠不堪，孰料定睛細看，店內非但不擁擠，更可用「疏落」形容。心下好奇，便跟着排隊，一探究竟。待到店內仔仔細細轉了一圈，才明白：限制單位時間內的顧客人數，是為了給購物以更好的體驗，至少能確保店員的服務能跟得上。況且，動輒上萬元的貨物，需要耐心地觀賞、比較，倘若店內如街市般熙熙攘攘，斷不會有良好的購物體驗，更談不上「享受」。必須承認，這樣的購物體驗，能增加消費者對品牌價值的認知、對蘊含在商品之中的藝術設計有更深入的體味，對於最終做出消費選擇很有幫助。

事實上，這是旅遊體驗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可以管窺一座城市

管理或是服務的細節。不少內地朋友都表達過類似的感受：雖然一些之前只有香港才有的大牌商品，如今也開到了自己居住的城市，甚至店員也被送到香港培訓，連貨品的擺放、店面的設計風格也與香港的旗艦店一模一樣，但那個購物的「味道」，還是不一樣。「味道」，看不見摸不着，但一定是一種特色，不知不覺地彰顯城市的底蘊。

這幾日的新聞裏多了一些關於遊客的抱怨，比如旅行社擅自增加購物環節、減少景點逗留時間。其實，對於香港的體驗，真的需要時間和耐心，有人喊出「再也不跟團來港旅行」，我很贊同「不跟團」——當然要再來香港旅行，與其被裹挾着趕路，不如在維港的兩岸吹吹風、看一看，已然是不錯的體驗。



負喧集 趙陽

逢周一、三見報